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第十回 理新妝討人嚴訓導 還舊債清客鈍機鋒

按：周雙玉窺進對過自己房裏，巧因跟過來問雙玉道：「出局衣裳，無悔阿曾撥來耐？」雙玉搖搖頭。巧因道：「我去搭耐問聲看。耐拿鬢腳來刷刷哩。」說了，忙下樓去問老鴉周蘭。雙玉自把保險臺燈移置梳妝臺上，且不去刷鬢腳，就在床沿坐下，悄悄的側耳而聽。原來周雙玉房間底下乃是老鴉周蘭自己臥室，那周雙寶搬下去鋪的房間卻在周雙珠的房間底下。當時聽得老鴉周蘭叫巧因掌起燈來，開櫥啟箱，翻騰一會，又咕咕唧唧說了許多閑話，然後出房。卻又往雙寶房背後去，不知做甚麼，一些也聽不見。

雙玉方纔去開，起身對鏡，照見兩邊鬢腳稍微松了些，隨取抵子輕輕刷了幾刷，已自熨貼。祇見巧因懷裏抱著衣裳，同周蘭上樓來了。雙玉收過抵子，便要取衣裳來穿。周蘭道：「慢點嘍，耐個頭勿好嘍，啥毛得來。」乃將手中揣著的豆蔻盒子放下，親自動手替雙玉弄頭。捏了又捏，揪了又揪，濃濃的蘸透了一抵子刨花浸的水，順著螺絲旋刷進去，又刷過周圍劉海頭。刷的那水從頭頸裏直流下去，連前面額角上也亮晶晶都是水漬。雙玉伸手去拭，周蘭忙阻止道：「耐勳動哩。」遂用手巾在頭頸裏略掩一掩，叫雙玉轉過臉來，仔細端詳一回，說：「好哉。」

巧因在傍提著衣裳領口，伏侍雙玉穿將起來，是一件織金撒蘭盆景一色鑲滾湖色寧綢棉襖。巧因看了道：「實概件衣裳，我好像勿曾看見歇。」周蘭道：「耐末陸裏看得見？說起來還是大先生個哉。但係姊妹三家頭，纔有點怪脾氣。隨便啥衣裳哉，頭面哉，纔要自家撐得起來；別人個物事，就撥來俚，俚也勳。雙珠個頭面末，也勿算少。單說衣裳，是陸裏及得來阿大搭阿二嘍？比仔雙珠要多幾花嘍！俚係嫁出去辰光，揀中意點末拿仔去，剩下來也有幾箱子。我收捉仔起來，一直用勿著，還有啥人來著哩？就撥來雙寶著過歇，也勿多幾件。還有幾幾花花，連搭雙寶也勿曾看見歇，勳說啥耐哉。」

雙玉穿上棉襖，向大洋鏡前走了幾步，托起臂膊，比比出手。周蘭過去把衣襟繃紋拉直些，又嘮叨說道：「耐要自家有志氣，做生意末巴結點，阿曉得？我眼睛裏望出來，無啥親生勿親生，纔是我因件。耐倘然學得到雙珠阿姐末，大先生、二先生幾花衣裳頭面，隨便耐中意陸裏一樣，祇管拿得去末哉。要像仔雙寶樣子，就算是我親生因件，我也勿高興撥俚嘍。」雙玉祇聽著不言語。周蘭問他：「阿聽見？」雙玉說：「聽見哉。」周蘭道：「價末耐也答應聲哩，啥一聲也勿響嘍？」

巧因聽臺面上叫的局先已到了，急取豆蔻盒子，連聲催促，方剪住周蘭的話頭，攙了雙玉，往前便走，卻忽然想起銀水煙筒來。巧因道：「就三先生搭拿仔根罷。」周蘭道：「勳！耐到雙寶搭去拿得來。雙寶一根末讓俚用仔，我再拿一根出來撥來雙寶。」

巧因趕著跑去。周蘭又教導些臺面規矩與雙玉聽，並說：「耐勿曉得末，問阿姐好哉。阿姐搭耐說啥閑話，耐聽好仔，勳忘記。耐要是勿肯聽人閑話，我先搭耐說一聲，耐自家喫苦，到底無啥好處。」周蘭說一句，雙玉應一聲。須臾，巧因取銀水煙筒回來，周蘭自下樓去。

巧因忙挈雙玉至這邊臺面上。祇見先到的祇有一個局，乃是陳小雲的相好金巧珍，住在同安里口，祇隔一條三馬路，走過來就是，所以早些。當時金巧珍拉開嗓子唱京調，引得羅子富興高采烈，擺莊豁拳。更有趙樸齋、張小村刻意奉承，極力鼓舞，此外諸位也就隨和著。獨有王蓮生設精打採，坐也坐不住。周雙珠知道是厭煩，問他：「阿到對過去坐歇？」蓮生正中胸懷，即時離席。巧因領著迓過周雙玉房間，點了煙燈，沖了茶碗。向蓮生道：「我去喊雙玉來。」蓮生阻擋不及，祇好聽他喊去。

祇見周雙玉冉冉歸房，脫換衣裳，遠遠的端坐相陪，嘿然無語。蓮生自然不去兜搭。一會兒，巧因又跑來張羅，叮囑雙玉陪著，也就去了。

蓮生吸了兩口煙，聽那邊臺面上豁拳唱曲，熱鬧得耐煩，倒是雙玉還靜靜的坐在那裏低頭斂足弄手帕子。蓮生心有所感，不覺暗暗讚嘆了一番。忽聽得娘姨阿金走出當中間，高聲喊「絞手巾」。一時，履聲、烏聲、簾鉤聲、客辭主人聲、主人送客聲，雜沓並作。卻不知去的是誰，祇覺得臺面上冷靜了許多。隨後湯嘯庵也踱過這邊房裏來，喫得緋紅的臉，一手拿著柳條剔牙杖剔牙，隨意向榻床下首歪著，看蓮生燒煙。蓮生問：「子富去哉？」嘯庵道：「俚係還有啥局頭，搭仲英、小雲一淘去哉。」

蓮生遂約嘯庵同洪善卿到沈小紅家去。嘯庵會意應諾。及巧因來請用飯，兩人方過那邊歸席入座。湯嘯庵向洪善卿耳邊說了幾句，善卿聽了微笑。周雙珠也點頭笑道：「耐係說啥，我也懂來裏哉。」嘯庵道：「耐說說看。」雙珠把嘴望蓮生一努。大家笑著，都喫過飯。張小村知道他們有事，和趙樸齋告辭先行。王蓮生道：「倪也去罷。」湯嘯庵、洪善卿說「好」。周雙珠忙喊雙玉過來，送至樓門而回。

三人緩步同行。來安叫轎夫抬空轎子跟隨在後，出了公陽里，就對門進同安里，穿至西蕃芳里口，適被娘姨阿珠的兒子暗中瞧見，跑去報信。阿珠迎出門首，笑嘻嘻說道：「我說王老爺要來快哉，倒剛剛來哉。」

當下王蓮生在前，與湯嘯庵、洪善卿進門；後面跟著阿珠，接踵上樓。早聽得房間裏小腳高底一陣怪響。王蓮生方跨進當中間房門，祇見沈小紅越發蓬頭垢面，如鬼怪一般，飛也似趕出當中間，望蓮生縱身直撲上去。蓮生錯愕倒退。大姐阿金大隨後追到，兩手合抱攏來，扳住小紅胸脯，祇喊說：「先生勳哩！」慌的阿珠搶上去又住小紅臂膊，也喊說：「先生耐慢點看！」小紅咬牙切齒，恨道：「耐係走開點哩！我要死末關耐係啥事嘍？」阿珠連連勸道：「耐就要死末，也勿實概個嘍。故歇王老爺來仔，也好等王老爺說起來；說勿好，耐再去死末哉嘍。」小紅一心和蓮生拚命，那裏肯依。

湯嘯庵、洪善卿見如此撒潑，不好說甚，祇是冷笑。蓮生又羞又惱，又怕又急，四下裏一逼，倒逼出些火性來，也冷笑說道：「讓俚去死末哉！」說了一句，回身便走。湯嘯庵、洪善卿祇得跟著走了。

阿珠見光景不好，也顧不得小紅，趕緊來拉蓮生。被蓮生一豁，灑脫袖子，竟下樓梯。忽聽得當中間板壁「蓬咚蓬咚」震天價響起來，阿金大在內極聲喊道：「勿好哉，先生撞煞哉呀！」就這一聲喊裏，喚起樓下三四個外場，祇道有甚禍事，急急跑上樓來，適與蓮生等擠住在樓梯上。阿珠把蓮生死拖活拽，往裏掙去。湯嘯庵、洪善卿料道走不脫，也攔攔蓮生回至當中間。祇見小紅還把頭狠命往板壁上磕，阿金大扳住胸脯，那裏扳得開。阿珠著了忙，也狠命的攔腰一抱抱起來。湯嘯庵、洪善卿齊說道：「小紅耐算啥哩？有閑話說末哉，實概樣子，耐小紅也犯勿著嘍。」阿珠摸摸小紅的頭，沒甚傷損，祇有額角邊被板壁上釘的釘頭碰破些油皮，也不至流血。阿金大上前把手心摩挲著，道：「耐看阿險嘍！撞來太陽裏末，那價呢？」

蓮生正站在一旁發呆。阿珠一眼睨見，說道：「王老爺，闖出窮禍來，耐也脫勿了個哩！勳看仔像無要緊。」外場見沒事，都笑道：「倒嚇得倪來要死！快點攙先生房間裏去罷。」阿珠仍抱起小紅來。阿金大拉了蓮生、湯嘯庵、洪善卿一同簇擁至房裏。阿珠放小紅向榻床躺下。阿金大端整茶碗，叫外場沖了茶。外場囑付阿珠說：「耐係小心點末哉。」都訕笑著下樓去了。

王蓮生、湯嘯庵、洪善卿一溜兒坐在靠壁高椅上。小紅背燈向壁，掩面而哭。阿珠靠小紅身傍坐著，慢慢與王蓮生說道：「王老爺，耐自家勿好，轉差仔念頭。耐起初要搭倪先生說明白仔，耐就去做仔十個張蕙貞，倪先生也無啥嘍。為仔耐瞞仔倪先生末倒勿好哉。倪先生曉得耐去做仔張蕙貞，說難是王老爺倪搭勿來個哉，撥來張蕙貞係拉仔去哉。」洪善卿不待說完，即攔說道：「王老爺不過昨夜頭來係張蕙貞搭喫仔臺酒，故歇原到該搭來哉嘍。」阿珠立起身來，走過洪善卿身傍，輕聲說道：「洪老爺，耐是蠻明白來裏。倪先生倒勳怪俚，俚是發極仔了呀。王老爺先起頭做倪先生辰光，還有好幾戶老客人嘍。後來搭王老爺要好仔末，有個把客人阿要動氣勿來哉了？倪末去請哉嘍。王老爺就搭倪先生說：『俚係勿來，讓俚勿來末哉，我一干仔來搭耐撐場面。』王老爺，阿是耐說來係個閑話？先生有仔王老爺，倒蠻放心請也勿去請哉。難末一戶一戶客人纔勿來哉，到故歇是無撥哉，就剩仔王

老爺一千仔哉。洪老爺，耐說王老爺去做仔張蕙貞，倪先生阿要發極？」湯嘯庵接說道：「難也勸去說哉。張蕙貞喙末坍仔臺哉，王老爺原到該搭來，耐沈小紅場面也可以過得去哉。大家勸說哉，阿是？」

小紅正哭得涕淚交頤，聽嘯庵說，便分說道：「楊老爺，耐問聲俚看，俚自家搭我說，教我生意勸做哉，條子末搭脫仔。我聽仔俚，客人叫局也勿去。俚還搭我說，俚說：『耐少來喙幾花債末，我來搭耐還末哉。』我聽仔快活煞，張開仔兩祇眼睛單望俚一千仔，望俚搭我還清仔債末，我也有仔好日腳哉。陸裏曉得俚一直來裏騙我！騙到我今日之下，索性豁脫仔，去包仔個張蕙貞哩！」說到這裏，兩腳一踉，身子一掀，俯仰號啕，放聲大哭。哭了又道：「俚就要去做張蕙貞，也無啥！我自家想想，衣裳末著完哉，頭面末當脫哉，客人末一個也無撥哉，倒欠仔一身債。弄得我上勿上，落勿落，難末教我那價哩？」湯嘯庵微笑道：「故也無啥那價。王老爺原來裏，衣裳頭面原教王老爺辦得來，債末教王老爺去還清仔，阿是纔舒齊哉呢？」

小紅道：「湯老爺，勿瞞耐說，王老爺來裏該搭做仔兩年半，買來喙幾花物事纔來裏眼睛前頭。張蕙貞搭勿到十日天，從頭浪起到腳浪，陸裏一樣勿搭俚辦起來？還有朋友嘆拍馬屁，鬼討好，連忙搭俚買好仔家生送得去鋪房間。耐湯老爺陸裏曉得哩。」洪善卿插說道：「王老爺也叫瞎說。堂子裏做個把信人，祇要局帳清爽仔末是哉。信人欠來喙債，關客人啥事，要客人來搭俚還。老實說，信人末勿是靠一個客人，客人也勿是做一個信人。高興多走走，勿高興就少走走，無啥多花枝枝節節呢！」

小紅正要回嘴，阿珠趕著戲說道：「洪老爺說得勿差，『信人末勿是靠一個客人』。倪先生也有好幾戶客人喙，為啥要耐王老爺一千仔來撐場面哩，耐就一千仔撐仔場面，勿來搭倪先生還債，倪先生就欠仔一萬債，阿好搭耐王老爺說，要耐王老爺來還嘎？耐王老爺自家搭倪先生說，要搭倪先生還債。祇要王老爺真真還清仔，倪先生阿有啥枝枝節節？耐就去做仔張蕙貞，『客人也勿是做一個信人』，倪先生阿好說耐啥？故歇耐王老爺原勿曾搭倪先生還歇一點點債，倒先去做仔張蕙貞哉。耐王老爺想想看，阿是倪先生來裏枝枝節節呢？阿是耐王老爺自家來喙枝枝節節？」說罷，睜了王蓮生半日。

蓮生仰著臉，祇不做聲。洪善卿笑道：「俚喙啥枝枝節節也勿關倪事，倪要去哉。」遂與湯嘯庵立起身來。蓮生意思要一同去，小紅祇做不看見，倒是阿金大捺住蓮生道：「咦！王老爺，耐阿好去嘎？」阿珠喝阿金大放手，卻向蓮生道：「王老爺耐要去，去末哉；倪是勿好來屈留耐，就搭耐說一聲是哉。昨日夜頭我搭阿金大兩家頭陪倪先生坐來喙床浪，坐仔一夜天勿曾困，今夜頭倪要困去哉。倪娘姨喙到底無啥干己，就闖仔點窮禍，也勿關倪事。倪先說仔末，王老爺也怪勿著倪。」幾句說得蓮生左右為難，不得主意。湯嘯庵向蓮生道：「倪先去，耐坐歇罷。」蓮生乃附耳囑他去張蕙貞家給個信。嘯庵應諾，始與洪善卿偕行。小紅卻也抬身送了兩步，說道：「倒難為仔耐喙，明朝倪也擺個雙臺謝謝耐喙末哉。」說著，倒自己笑了。蓮生也忍不住要笑。

小紅轉身，伸一個指頭向蓮生臉上連點幾點，道：「耐末……」祇說得兩字，便縮住了，卻「哼」的一聲，像是嘆氣。半晌又道：「耐一千仔來末，阿伯倪欺瞞仔耐嘎？耐算教兩個朋友來做幫手，幫仔耐說閑話，阿要氣煞人！」蓮生自覺羞慚，佯作不睬。阿珠冷笑兩聲，道：「王老爺倒蠻好，纔是朋友喙搭俚出個主意。王老爺末去聽仔俚。就張蕙貞搭，勿是朋友同得去，陸裏認得嘎？」小紅道：「張蕙貞搭倒勿是朋友，俚乃自家去打個野雞。」阿珠道：「故歇是勿是野雞哉，也算仔長三哉！叫仔一班小堂名，顯煥得來！王老爺做仔幾日天，用脫仔幾花？阿有千把嘎？」蓮生道：「耐喙勸瞎說！」阿珠道：「倒勿是瞎說哩！」隨將煙盤收拾乾淨，道：「王老爺喫煙罷，勸去轉啥念頭哉！」蓮生乃去榻床躺下吸煙。阿珠、阿金大陸續下去。

第十回終。